

## 葬花詞的審美趣味

彭家正

### 【提要】

林黛玉是曹雪芹創造的一個人物典型，也是《紅樓夢》中最多創作的一位才女，恆常以詩來表達她的情感世界，可說是書中詩化的人物。〈葬花詞〉是林黛玉自嘆身世的哀音代表，傾訴的是林黛玉獨特的人生處境與人生感受，〈葬花詞〉中流露的傷春感時情懷，是中國古代文人共同的悲嘆，亦是曹雪芹用來加強意象的文學藝術手法。曹雪芹以花喻人的象徵手法，使林黛玉與〈葬花詞〉的緊密結合，創造出古典小說中完美的人物典型。本文藉由審美趣味的觀察，將《紅樓夢》文本與〈葬花詞〉中的意象連繫，擴張讀者的閱讀視野，增加閱讀與研究的樂趣。

## 一、緒論

《紅樓夢》是中國古典小說的高峰之作，打破傳統의思想和寫法，爲小說這一文學形式開創一條道路。曹雪芹的一隻生花妙筆，使用了中國所有的傳統和民間的文藝形式，包含詩詞曲賦、歌詠謠諺、楹聯誄文、燈謎酒令等等，誠如研究者所指出，對全書藝術框架的建構、主題思想的深化、環境氛圍的描繪、故事情節的照應、藝術形象的塑造、人物命運的暗示圖識<sup>1</sup>，都是全書不可或缺的有機部分。曹雪芹巧妙的將詩歌營造的藝術氛圍引入小說中，與小說的情節線索互爲聯綴，詩歌的抒情功能使得整部《紅樓夢》流露出詩化境界。

林黛玉是曹雪芹創造的一個人物典型，也是《紅樓夢》中最多創作的一位才女，可說是小說中詩化的人物，恆常以詩來表達她的情感世界。關於林黛玉的形象本質研究，已有十分豐富的成果。以二十世紀而言，從前半期「現實的道德倫理評判」，中期 50 至 70 年代「文學的典型評論」，後期 80 年代至世紀末的「文化與美學探索」，在在顯示出林黛玉這一個典型形象本身所具有的複雜性、模糊性及其永恆魅力。<sup>2</sup> 新世紀的來臨，進入到一個一切研究都需要有世界性之宏觀的視野之時代，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的審美觀察，自然也可以嘗試不同以往的方法。但無論是何種研究方法，皆須以文本中展現的意義著手，方能夠把握作者對整部作品闡發的世界觀。

審美趣味是指在審美活動中表現出來的一種審美的傾向性，它是一定社會的審美理想的具體表現，因此，審美趣味與社會生活習慣和歷史文化薰陶關係密切。各個民族均有自成審美趣味的形成條件，經過歲月的累積，情感的沉澱而成形。審美不僅是能給人以精神的巨大慰藉和美感，更重要的是它能給人以自由和解放感，並使人產生強烈的生命意識，在有限的生命中，挖掘生命潛力，提高生命價值，所以審美是人類終極關懷的一種獨特形式。這種終極關懷不同於宗教，宗教的終極關懷是由世俗指向天國，而審美則是指向生活和人生。<sup>3</sup>

林黛玉的〈葬花詞〉是《紅樓夢》中的代表作之一，是其自嘆身世的哀音代表作，傾訴的是林黛玉獨特的人生處境與人生感受。對於讀者而言，〈葬花詞〉是探索林黛玉個性特質與內在精神的一道門檻，既能顯示林黛玉心靈中深隱之本質，亦足以引發讀者意識中豐富之聯想。然而，不可忽視的是賦與林黛玉藝術生命的作者——曹雪芹，以十年血淚，在「悼紅」軒中，增刪五次方完成的《紅樓夢》，用不同的筆調爲書中人物添加各具特色的創作。《紅樓夢》第一回，賈雨村中秋夜對月有懷，口占五言一律，甲戌本有一條脂批云：

<sup>1</sup> 賀新輝主編，金啓華等著：《紅樓夢詩詞新賞》，（台北地球出版社，2000年），前言頁1。

<sup>2</sup> 董曄：〈20世紀林黛玉研究綜述〉，（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社版，第22卷總84期，2003年第2期），頁49-56。

<sup>3</sup> 張晶：〈審美的現代意義〉，（福建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2年7月，第3期，總第13期）。

這是第一首詩。後文香奩閨情皆不落空。

余謂曹芹撰此書，中亦有傳詩之意。<sup>4</sup>

曹雪芹的詩人氣質藉著一百四十餘首詩詞曲賦完整表現，其中林黛玉種種的中國文人特質，無疑更是曹雪芹本人的極致表現。故此，本論文從詩人的感興能力著手，揭露〈葬花詞〉之發生動機與其對林黛玉之意義，進而探索此作品在《紅樓夢》整體之價值觀；最後，由文學藝術形式逐段敘述〈葬花詞〉的美學構造，聯結《紅樓夢》文本，開拓讀者之審美視野。

## 二、感性的生命形式——從林黛玉到曹雪芹

自古以來，在文人墨客的筆下，許多草本花木便被隱喻象徵為獨立特行高潔出世的志士，花之美，草之香，不在形式，不在自然屬性，而是內容之美，德性之美，可說是人依照了自身的需要賦與了這些花草人格美的內涵，從而創造出作為審美對象的草木花兒。屈原和陶淵明不是愛自然物的菊，不是在萬物中著意選擇了菊花之美，只不過在偶然間發現和使用菊花這個符號，來表達自己的人格理想。<sup>5</sup> 如同菊花因陶淵明而獲得精神和靈氣，〈葬花詞〉中花與女性的意象，亦由於作者林黛玉的獨特性格，更加豐富了這首詩的意境。

林黛玉一共寫了二十三首詩詞，除了〈杏帘在望〉代賈寶玉，〈世外桃源〉順元妃之命而作，乃逢場作戲的應制詩，其餘有兩種內容，一是與眾姐妹共同命題創作，〈詠白海棠〉、〈菊花詩〉、〈螃蟹詠〉、〈柳絮詞〉等；一是自己抒情寫懷的作品，〈葬花詞〉、〈題帕三絕〉、〈代別離·秋窗風雨夕〉、〈五美吟〉、〈桃花行〉等，這些詩作都是林黛玉豐富的內心世界的獨白，是《紅樓夢》讀者走進其心靈世界的一把鎖鑰。

〈葬花詞〉是林黛玉最長的一首作品，也為後來的其他作品定下哀婉淒楚的基調；〈葬花詞〉出現在書中的第二十七回，林黛玉至怡紅院找賈寶玉，院門已關，正值晴雯和碧痕拌嘴，晴雯未聽出黛玉的叫喚，使性子不開門，致使黛玉誤會寶玉。次日是四月二十六日，未時交芒種節，眾人皆設擺各色禮物祭餞花神，唯獨黛玉躲到昔日埋葬桃花的花塚，暗自哭泣，感懷身世，一面低吟〈葬花詞〉，一面哽咽。生活嚴肅的人，懷抱著理想，不願自欺欺人，在人生裡面體驗到不可解決的矛盾，理想與現實的永久衝突。然而愈矛盾則體驗愈深，生命的境界愈豐滿濃郁，在生活和悲壯的衝突裡顯露出人生與世界的深度。若是薛寶釵或其他姑娘遇見同樣的情況，或許有另外的處理方式，但曹雪芹卻讓

<sup>4</sup> (法)陳慶浩編著：《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增訂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年)，頁25-26。

<sup>5</sup> 楊立群：〈寧可抱香枝上老，不隨黃葉舞秋風——菊花的審美內涵探析〉，(許昌師專學報社科版，1998年第1期)，頁37。

林黛玉發揮自己的性格，獨自孤寂的品嚐傷感，將滿腔情懷注射在詩作中。

《紅樓夢》的卷首，曹雪芹用了一個神話故事的筆法，敘述林黛玉的身世。林黛玉原是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絳珠草」，擔任神瑛侍者的石頭被警幻仙子留在赤霞宮居住，見這株仙草可愛，遂日以甘露灌溉，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因受天地精華與甘露滋養，遂脫草木之胎，得換人形。終日游於離恨天外，饑餐秘情果，渴飲灌愁水。清代評點派認為這段敘述情節點出「林姑娘一生本質」。<sup>6</sup>第三十二回，史湘雲勸賈寶玉多注意仕途經濟之論，寶玉聽了大覺逆耳，認為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子，瓊閣繡閣中染上沽名釣譽、國賊祿鬼之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在賈寶玉眼裡，清淨潔白，是水做的女兒家，原是融合了天地間靈秀的自然之氣聚集培育的品德，卻被古化社會禮教經濟，功名利祿給污染弄濁；同時，賈寶玉認為林妹妹從不說這些「混帳話」，不會勸他立身揚名，所以深敬黛玉。從絳珠仙草的草木之性，到天地鍾靈毓秀之德，林黛玉一貫性地秉持了「自然」之性。第三回中，林黛玉首次進賈府，透過眾人的眼光，曹雪芹的描繪是：

眾人見黛玉年紀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貌雖弱不勝衣，卻有一股自然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sup>7</sup>

甲戌本「卻有一股自然風流態度」句下脂批云：「為黛玉寫照。眾人目中，只此一句足矣。」<sup>8</sup>此處的「自然」並非物質界的大自然之義，是《老子》和《莊子》書中的「自然」的內涵，意思是「自己如此」。

《牡丹亭》中的杜麗娘，自我哀嘆：「可知我一生兒愛好是天然，恰三春好處無人見。」<sup>9</sup>「天然」亦即人之心性，本皆天然，與描述林黛玉的「自然」是相同的概念；杜麗娘春日遊園引發的種種情思惋歎，與林黛玉面對大觀園滿地落花而起的感慨，有異曲同工之妙。兩人在「自己如此」的「自然」性格之下，眼見開遍姹紫嫣紅的良辰美景，不約而同的聯想起斷井頽垣的失落枉然；不同的是，林黛玉被曹雪芹賦與詩人的質性，得以用文字抒發胸中情懷。

第二回，冷子興為賈雨村演說榮國府事情，強調賈府是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賈雨村說及林黛玉，稱讚其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凡女子相同。第三回，林黛玉遠離家鄉，拜別父親，來到賈府外祖母家中寄寓，首度與眾人會面時，鳳姐、賈母、寶玉均詢問黛玉讀書之事。由此看來，曹雪芹有意無意間為林黛玉的博學多才設下伏筆。葉燮《原詩·內篇》云：「詩之基，其人之胸

<sup>6</sup> 曹雪芹著，馮其庸纂校訂定：《八家批評紅樓夢》，（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年），頁8。

<sup>7</sup> 案：今通行之《程高本紅樓夢》均作「卻有一股風流態度」，未有「自然」二字，此處據《甲戌本》所增。參見（法）陳慶浩編著：《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增訂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年），頁63。

<sup>8</sup> （法）陳慶浩編著：《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增訂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年），頁63。

<sup>9</sup> （明）湯顯祖：《牡丹亭》，（台北西南書局，1990年），頁45。

襟也」在某種程度上，每一個人都有領略自然、社會、人生奧秘的瞬間時刻，每一個人也都有欣賞、認識、創造的直覺能力，但並非人人皆能成爲藝術家。直覺是藝術創造的一個潛在條件，若欲使審美直覺轉化爲藝術作品，必須俱備高度的文化修養與人文素質與其他藝術技巧，否則縱有無限感慨，亦唯以訴說心中事。古人言，常恨語言淺，不如人意深，便形象的說出思想深層化爲語言文字的困難。以林黛玉先天的個人靈性加上後天的讀書多聞，便成爲「金陵十二釵」中，賈迎春口中的「詩翁」<sup>10</sup>。

一個人的居所是一個人性格的延伸，觀察林黛玉居住的瀟湘館，亦是曹雪芹刻意安排的場景。第十七回，爲元妃省親而建的大觀園竣工，賈政帶領賈寶玉與一眾清客遊覽並題匾額對聯，來到一處，忽抬頭見前面一帶粉垣，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眾人都言好個所在，賈政並說出「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讀書，也不枉虛生一世」的話語，賈寶玉題的匾是「有鳳來儀」，理由是第一處行幸之所，必須頌聖方可，隱隱顯露林黛玉的不同之處。第四十回，劉姥姥隨賈母遊大觀園，來到瀟湘館，劉姥姥因見窗下設著筆硯，又見書架上放著滿滿的書，直覺認爲是哥兒的書房，還說比上等的書房都好。蔡美麗認爲藉著林黛玉這個人物，曹雪芹如實的現象學式描繪了中國式藝術至高境界的「詩魂」「詩心」的育長環境。<sup>11</sup> 曹雪芹利用瀟湘館千竿翠竹滿院梨花、清泉繞階蒼苔滿徑的特殊佈置，營造出林黛玉的詩人特質。

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認爲，人的誕生帶來許多與動物截然不同的特性：

人能意識到自己是一獨立的整體，有回憶往昔、設想未來的能力，會使用符號來標記客體和活動，還具有超越自身種種感官而無限飛升的想像力，具有認識和理解世界的理性。<sup>12</sup>

人與動物不同的特性，在於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遵循著生理規律而無法改變這些規律，同時又能超越自然的其他限定。由於意識到自己，人認識了自己的軟弱和生存的侷限，甚至於親眼目睹自己的完結：「死亡」。擁有中國古代詩人特性的林黛玉，對於大觀園的四時交替、花開花落、物換星移，從自然時序的變化中體驗對自身生命的觀照，林黛玉是以一種生命的眼光來看待自然界的變化，對落花的關注即是對生命的關注。相對於其他的姑娘們，林黛玉更早的意識到生命本身的脆弱，通過她感花傷時的詠嘆，通過她對命運和死亡的焦慮，

<sup>10</sup> 《紅樓夢》第三十七回，賈探春興起詩社，林黛玉認爲此時起社不算遲，卻自謙的說眾人只管起社，勿算她一份，她是不敢的。聽見此話的賈迎春笑著說：「你不敢，誰還敢呢？」一向溫柔沉默的懦小姐賈迎春，卻當眾稱許林黛玉的詩才，這一情節顯然是曹雪芹有意的安排。

<sup>11</sup> 蔡美麗：〈中國古典生活世界之多重架構——《紅樓夢》之現象學式解讀〉，（當代月刊，第198期，2004年2月），頁128。

<sup>12</sup> （德）弗洛姆：〈人的境遇〉，見馬斯洛、弗洛姆等著，孫大川審譯：《人的潛能和價值》，（台北結構群文化事業，1990年），頁72。

讀者於閱讀的過程之中，隱隱聽見轉化為濃重哀愁的怨艾，這是對命運的懷疑，對死亡的詢問。

小說藝術比其他文學形式更大的功能之一，是令人認識生活現象，又讓人認識生活的本質，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小說藝術通過展示人的活動反映現實生活。故一個愈是能夠客觀理智，並從多方面多角度顯示人物本質與社會生活多面向的作家，愈反映出小說作者的偉大和小說作品的豐富性。針對生命意識的覺醒，曹雪芹並未侷限在林黛玉一個人的身上，放大觀察，〈葬花詞〉雖然是林黛玉自吟自憐、自哀自傷，卻是曹雪芹藉由對女孩兒家花容月貌，寶貴生命日漸老去的一曲嘆息之歌，他更透過書中的第一主角，大觀園之首——賈寶玉，聽見黛玉吟誦詞句之後，心理層次的波動與哭倒在山坡之上的行爲，表達對群芳蕪穢、眾女凋零的無奈命運，一掬哀痛之淚。

《紅樓夢》第一回起始，敘述女媧氏於大荒山無稽崖煉石補天，剩下一塊未用，棄在青埂峰下，此石經鍛煉已通靈性，自去自來，可大可小，見其餘三萬六千五百塊石頭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才，不得入選，遂自怨自愧，白夜悲哀。一日，正當嗟悼之際，忽來一僧一道，坐在石邊，高談快論。甲戌本於此處多出四百餘字，各本俱缺；敘述石頭聽了一僧一道談及紅塵中榮華富貴，不覺打動凡心，便央求二人蒙發慈心，攜帶石頭入紅塵受享幾年富貴場，溫柔鄉；二仙師聽石頭之言，笑著說了一段勸言：

善哉！善哉！那紅塵中卻有些樂事，但不能水遠依恃；況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個字緊相連屬，瞬息間則又樂極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倒不如不去的好。<sup>13</sup>

但石頭凡心已熾，聽不進此勸，苦求再四，二仙便大展幻術，將一塊大石變成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帶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走一遭。由以上所述，自怨自愧，日夜悲哀的石頭有此情緒表現，正是一種對生命本質存在的嚴重焦慮，被遺棄的事實，顯露在其他石頭甚或造物主——女媧氏之前的無用，即便已通靈性，仍無法超越自我的意識層次；以西方天主教信仰而論，則是未體驗到生命本身的寶貴價值，需要依靠外在事物的肯定。而「日」、「夜」的哀嘆，亦是對時間流逝的哀悼，因為生命隨著歲月的流動而逐漸消失。再觀察一僧一道對石頭的話語，特別點出生命中一切不完全、不滿足、確定的特性，甲戌本脂批云：「美中不足、好事多磨、樂極悲生、人非物換四句乃一部之總綱」。<sup>14</sup> 曹雪芹是將人世間的樂極生悲，由盛而衰，看成如同自然界的春榮秋謝一般，具有不可抗拒的客觀規律。一般紅學界均認為，這塊不堪入選的石頭乃作者自況，「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

<sup>13</sup> 曹雪芹著，馮其庸纂校訂定：《八家批評紅樓夢》，（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年），頁21。

<sup>14</sup>（法）陳慶浩編著：《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增訂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年），頁6。

便成爲作者著書的本旨和回顧一生而發出的嗚咽之聲。

德國美學家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認爲,當審美活動體現人身上的獨立的創造力,並承擔起人類的真正使命,必須經過一次重要的飛躍,將主體的想像力投入到可變的事物之中,把它無限性加進感性的事物裡,並使想像力的任意活動服從於它的永恆不變的一體性,使感性與理性有機的協調統一。就林黛玉而言,<葬花詞>的產生是將主體的想像力投入到花的形式中,以其感性生命體驗的豐富與深厚,將這首<葬花詞>作了最完美的體現;就曹雪芹而言,黛玉葬花(包括<葬花詞>)的生動形象,既表現了林黛玉個體生命的特質,更深一層的隱含大觀園眾女兒的悲淒命運。將詩詞曲賦等韻文嵌入小說用以結構情節、言情狀物、描摹人物乃是我國古代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的優良傳統突出特點,曹雪芹的《紅樓夢》在黛玉葬花與<葬花詞>的結合上,空前絕後的成功。

黛玉葬花這一小說情節的「事境」與<葬花詞>文學藝術的「詩境」交替匯聚,造成《紅樓夢》全書中一個獨特的神態氣象,閱讀者藉此生動的藝術形象,深刻感受從葬花的行爲裡傳遞的林黛玉個人特質。藝術是改變事物,藉事物來反映自身生命力的豐盈的衝動,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 1844-1900)認爲「『美』的判斷是否成立和緣何成立,這是(一個人或一個民族的)力量的問題」。<sup>15</sup>

」以現代人的眼光而論,黛玉葬花之舉動無疑傻氣,但浸淫傳統文化的中國讀者,則從黛玉行爲的「事境」與<葬花詞>的「詩境」,穿透古今,跨越時空,領略此一人物形象與此首哀詩的美學趣味。以下將從<葬花詞>的文學形式開展,闡發作品之意境,並以《紅樓夢》文本爲主,連繫二者之間互爲表裡之關係。

### 三、文學的藝術形式——從葬花詞到紅樓夢

長篇小說創作運用象徵,最困難之處在於如何保持象徵的連貫性和不斷的深化。以《紅樓夢》這般情節曲折,人物眾多的長篇巨製,在紛繁的頭緒,廣泛的構築間,曹雪芹使用了大量的詩、詞、曲、賦、酒令,燈謎等等韻文形式,對於小說開頭——第一至第五回部分的總體象徵呼應和發展,進一步暗示家族衰落敗亡與女兒悲劇命運的深層意蘊。<葬花詞>是《紅樓夢》的一曲主題歌,是刻劃與塑造林黛玉人物典型的抒情詩,也是全書主題思想的深化。<葬花詞>長達五十二句,共三百六十一字,以歌行的方式鋪陳,各段相接,從客觀世界到主觀意識的結合。

<sup>15</sup> (德)尼采:《悲劇的誕生——尼采美學論文選》,周國平譯,(北京三聯書店,1996年),頁383。

花謝花飛花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遊絲軟繫飄春樹，落絮輕沾撲繡簾。  
閨中女兒惜春暮，愁緒滿懷無釋處，手把花鋤出繡簾，忍踏落花來復去。

這八句詩給讀者的美感，是生動而形象化的，滿天紛飛的繽紛花瓣兒，將  
啣山抱水建來精，天上人間諸景備的大觀園，增添幾許詩意。面對春天百花盛  
開的美景，閨中女兒的心思是難以捉摸的。尼采描述西方藝術的源頭，以酒神  
狄奧尼索斯的精神為至高境界，將酒神精神的實質解釋為某種欣喜若狂的醉境：

或者由於所有原始人群和民族的頌詩裡都說到的那種麻醉飲料的威力，  
或者在春日熠熠照臨萬物欣欣向榮的季節，酒神的激情就甦醒了，隨著  
這激情的高漲，主觀逐漸化入渾然忘我之境。<sup>16</sup>

尼采敘述，從人的最內在基礎及天性中升起的充滿幸福的狂喜，可以瞥見酒神  
的本質，此種激情的發生，或許是借酒興唱頌歌之時，或許是春季的自然生命  
感發。《紅樓夢》第四十九、五十回，李紈做東，眾姐妹齊聚蘆雪亭即景聯詩，  
史湘雲和賈寶玉向鳳姐要了一塊新鮮鹿肉做燒烤，李紈催促，史湘雲的回答是  
吃了燒鹿肉方愛吃酒，吃了酒纔有詩，這會子腥的羶的大吃大嚼，作起詩來卻  
是錦心繡口；果不其然，吃過鹿肉盡了酒興的史湘雲獨佔鰲頭，在眾人中最  
多聯句。自嘲彷彿搶命一般的史湘雲，以鹿肉和酒引發出高漲的激情，渾然忘  
我的吟出許多佳句；一個爽朗大度、性情豁達的才女，割腥啖羶、飲酒誦詩的  
風流名士圖象，恰恰是尼采所述第一種醉境的實體描繪。至於另一種春情萌動、  
萬物成長的季節所引發的感興心志，林黛玉〈葬花詞〉的起首八句，即是最佳  
的對應；顯然，鮮花馥郁、綠草芬芳的春日，激發了如花美眷的林黛玉萬般情  
思，〈葬花詞〉出現的前一回，正是「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天才橫溢的曹雪芹善於使用「對應」<sup>17</sup>的小說技巧，體現人物形象的鮮明  
性與聯結的嚴整性。第二十六、二十七回，集中描寫了小丫鬟小紅努力爬上高  
枝的性格與賈芸、小紅之間的情事，下層階級對愛意表達的直接不諱，恰與賈  
寶玉、林黛玉之間用《會真記》詞句相互打趣，以意過招的委婉方式適成對比。  
春意瀾漫、桃李精神的季節，激發女孩兒家的無限心中事，掩藏不住的「每日  
家，情思睡昏昏」，如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就連平日品格端方，隨  
分從時的薛寶釵，見了一雙玉色大蝴蝶在滿園春色中迎風翩跹，亦禁不住想撲  
來玩耍，弄得香汗淋漓，嬌喘細細。一靜一動的對比畫面，將原本美麗的大觀  
園點綴的更加鮮活。

「花謝花飛」這一段是〈葬花詞〉的總領起，從初步的意境寫起，點出「傷  
春」的主旨。時間與空間意象的運用，以春色撩人、落絮撲簾觸動閨中女兒的

<sup>16</sup> (德)尼采：《悲劇的誕生——尼采美學論文選》，頁5。

<sup>17</sup> 金健人：《小說結構美學》，(台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頁167。



心事，「忍踏」二字點出愛花惜花的心情，接著進一步拓展詩的意境：

柳絲榆莢自芳菲，不管桃飄與李飛。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  
三月香巢已壘成，梁間燕子太無情！明年花發雖可啄，卻不道人去梁空  
巢已傾。

「有誰憐」到「知有誰」的設問，表面是問有誰能夠感到落花飄搖的悲哀，深一層是感慨只有作詩之人能夠感受落花飛逝的痛徹；另一方面，在感嘆之中，反有人不如花之哀怨，曼妙的桃花李花順應季節，待來年仍能再放嬌顏，閨中女兒的青春卻一去不返，這正是生命的本質。自然界的花兒是美麗的，既是美好事物的象徵，也是大自然旺盛生命力的標志，然而對於人而言，花兒也是脆弱的象徵，短暫的花期，令人賞之未盡即已凋敝，彷彿生命中有限的美好的青春。再者，除去春光的燦爛，其他季節的無情摧殘，亦造成花兒早衰的因素。

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飄泊難尋覓。  
花開易見落難尋，階前悶殺葬花人，獨把花鋤淚暗灑，灑上空枝見血痕。

正當大觀園內繡帶飄飄，花枝招展，人人打扮得桃羞杏讓，燕妒鶯慚之際，唯獨林黛玉有「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飄泊難尋覓」的傷感；從春盡、花落到花事、人事，從今年、明年到未來、永遠，具有豐富想像力和強烈命運感的林黛玉，其思緒早已跳脫時間與空間的侷促限制。然而，身為女兒身的客觀條件與寄寓親戚家的現實環境，卻影響了這一顆努力超越的心。面對著「一年三百六十日」風霜似刀劍般對花兒的摧殘，林黛玉脆弱的心亦感到無助的徬徨，就像被打落下的花兒，已找不著憑附的枝幹，多情感懷的葬花人只能暗自哭泣。

第三十七回，具備領導才能的賈探春發箋邀請眾姐妹組織詩社，眾人興緻勃勃來到秋爽齋，林黛玉提議，既然定要起詩社，大家都是詩翁，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才不俗。探春替黛玉想了個極當的美號，並向眾人說：

當日娥皇女英灑淚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叫他作「瀟湘妃子」就完了。

大家聽說，都拍手叫妙。林黛玉聽見此別號，內心想必極度贊成，她的反應是低頭不言語。斑竹之上的斑點，相傳是堯的兩個女兒娥皇、女英哭其夫舜的死亡，眼淚灑到竹上而成，後世人便稱之為為斑竹，此事見於《述異記》：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湘水去岸三十里許，有相思宮、望帝臺，昔舜南巡，而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協哭，淚下沾竹，竹文上為之班班然。<sup>18</sup>

鳳尾森森，龍吟細細的瀟湘館，門前的斑竹，形象化的與林黛玉時時落淚的特徵相吻合；如前所述，林黛玉的前身乃是「絳珠仙草」，受到石頭幻化而成的神瑛侍者日夜灌溉，方能維繫生命，故此「絳珠草」五內鬱結著一段纏綿不盡之意，並此跟隨石頭下凡一遭，還盡一生所有的淚水以報雨露之惠。綜觀《紅樓夢》全書，林黛玉時常落淚的景象於讀者並不陌生，從前身帶來的特性，以及曹雪芹著意賦與的居住環境，渲染出林黛玉天生的悲劇性格。

杜鵑無語正黃昏，荷鋤歸去掩重門。青燈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溫。  
怪奴底事倍傷神，半為憐春半惱春。憐春忽至惱忽去，至又無言去不聞。

〈葬花詞〉由外界的落花物象起始，連接作詩人的思緒，是時間的接續；此處，又以日、夜的對照，加深四時推移的速度，空間的轉換，亦是詩人對環境的敏銳呈現；而對照往後情節的發展，句句詩詞，恰為林黛玉的生命做了預敘的讖語。第三十四回，賈寶玉因琪官與金釧兒之事，受賈政笞撻，林黛玉滿面淚光，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之後賈寶玉令晴雯送兩塊家常舊絹子給黛玉，黛玉左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由不得餘意纏綿，在舊帕上寫下三絕，上床之際猶拿著絹子思索。再第四十五回，描述日未落時天就變了，淅淅瀝瀝下起雨來，秋霖脈脈，陰晴不定，那天漸漸的黃昏，且陰的沈黑，兼著那雨滴竹梢，更覺淒涼。林黛玉燈下讀《樂府雜稿》，見《秋閨怨》、《別離怨》等詞，心有所感，亦不禁發於章句，遂成《代別離》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曰《秋窗風雨夕》；一時睡下，林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寶釵送燕窩，又羨她有母有兄，一下又想到寶玉，二人關係的嫌疑；又聽見窗外竹稍蕉葉之上，雨聲淅瀝，清寒透幕，不覺又滴下淚來。再第七十六回，林黛玉和史湘雲中秋夜在凹晶館聯詩，接著應妙玉之邀，進櫳翠庵喫茶，將即景聯句收結，直到「鐘鳴櫳翠寺，雞唱稻香村」天明之際方歸瀟湘館歇息；史湘雲有擇席之病，只好躺躺，而林黛玉據書中的描述，是個心血不足常常失眠的，今日又錯過困頭，自然也是睡不著，且黛玉告訴湘雲：「我這睡不著也並非一日了，大約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滿足的。」由以上三回對於林黛玉的描繪，顯然「青燈照壁」、「冷雨敲窗」是反映了黛玉日常夜裡的屋內景象，讓人想起中國歷史上的偉大女詞人——李清照（宋元豐七年—？，1084—？）的〈聲聲慢〉：

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

<sup>18</sup>（梁）任昉：《述異記》，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台北藝文印書館，1968年），卷上頁5。

怎一箇、愁字了得！<sup>19</sup>

橫越六百多年的兩位才女，擁有相同的慧質蘭心，以集體潛意識的詩情交會。從「怪奴底事倍傷神」的詩句看出，黛玉的自覺意識，對於自我性格的反省，將濃烈的情感得到淋漓的抒發。以林黛玉的身世、處境、性格特徵，在《紅樓夢》中無出其右，第七十回，初春時節，萬物更新，眾姐妹商議整理散了一年的詩社，薛寶琴笑言作了一首桃花詩，賈寶玉讀過，肯定的認為此詩聲調口氣屬於瀟湘妃子林黛玉，因林妹妹曾經離喪，方能作出此等哀音。

昨宵庭外悲歌發，知是花魂與鳥魂？花魂鳥魂總難留，鳥自無言花自羞。  
願奴骨下生雙翼，隨花飛到天盡頭。天盡頭，何處有香丘？未若錦囊收  
艷骨，一抔淨土掩風流。質本潔來還潔去，強於污淖陷渠溝。

寤寐思服，輾轉反側的林黛玉，以擬人化的手法將花兒、鳥兒心中的不平化為悲歌，這是詩人瑰麗的想像。詩人更想像自己能夠脫離現實，生出一對足以飛翔的翅膀，隨著被風吹散的花兒，直到天的盡頭；轉瞬間，詩人了然一切都是虛幻，世間處處皆如此時此境。回歸當下，不若將落花掩埋，化做春泥更護花。第二十三回，正當三月中浣，賈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閣橋那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著，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看。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把樹頭上桃花吹下一大斗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花片。寶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腳步踐踏了（亦是愛花惜花之人），只得兜了那花瓣兒，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兒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閣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花瓣，寶玉正踟躕間，林黛玉來了，肩上擔著花鋤，花鋤上掛著紗囊，手內拿著花帚。寶玉一見黛玉如此，便要黛玉幫忙，掃起花來，摺在水裏。林黛玉卻說：

摺在水裏不好。你看這裏的水乾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什麼沒有？仍舊把花糟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裏，埋在那裡，日久隨土化了，豈不乾淨？

這便是「未若錦囊收艷骨，一抔淨土掩風流。質本潔來還潔去，強於污淖陷渠溝」的最佳寫照，也是書中記載，賈寶玉和林黛玉第一次共同葬花的開始。諷刺的是二人努力維護花兒的清淨之質，大觀園中的其他人等卻非做此想。

第五十六回，賈探春與李紈、薛寶釵三人代理鳳姐管理家務，決定將大觀園中的花木交與婆子媳婦承包，香料、香草、花兒都可賣到茶葉舖藥舖，做為府中開源之用。第五十九回，鶯兒巧手編織柳條花籃，被管理花木的何媽媽嫂

<sup>19</sup> 王仲聞校註：《李清照集校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頁64-65。

看見，心裡動氣，藉打罵春燕而指鶯兒，賭氣之下，鶯兒將花柳全部擲於河中。婆子們心疼花兒柳條，緣於惟利是命，少了一些進項；鶯兒等人原是一番心意，編織花籃送與姑娘主子們，卻爲了爭吵毫不留情的丟棄，依舊違背了賈寶玉和林黛玉當初的美意，終究無法保住花兒的潔淨本質。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或許認爲寶黛二人有些痴傻，但《紅樓夢》畢竟是一部小說，二人努力維繫的苦心與花兒最後的結局，有其象徵性的涵義。如清人哈斯寶所云：「此書中普普通通的一句話都同後來的事互相呼應，有如先作預兆。」

此處可借用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的觀念來審視此段詩句，大觀園是一個把水做的女兒們和外面世界隔絕的一所園子，以免受到外界男子的齷齪氣味，最好永遠保持她們的青春，不要嫁出去，這也是賈寶玉一直以來心中深處的想法；根據脂批，大觀園且是太虛幻境的人間投影。在某個意義上來說，大觀園是保護女兒們的堡壘，只存在於理想中，並無現實的依據。但是曹雪芹深刻意識到這片淨土無法真正的和骯髒的現實世界脫離關係，並且永遠密切地糾纏在一起。<sup>20</sup> 余英時亦著意指出，黛玉葬花一節正是曹雪芹開宗明義地點明紅樓夢中兩個世界的分野，按照本論文的逐步解析，亦可證明此說之實；周汝昌從結構學觀點分析，亦認爲黛玉葬花一回「是全書中最極緊要的一個節奏點」。<sup>21</sup>

爾今死去儂收葬，未卜儂身何日喪？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

中國文學裡的自然物，往往被文人在其自然特性之外，加上一系列的概念符號，蘊含著社會觀念和文化理想。西方文學中的山即是山，水即是水，至多將「我」的情感移入或貫注其中；而在中國文學，山水與智者仁者的道德品質與精神力量相對應、相比附。事實上，人比德於自然，意味著人對自然的觀照欣賞是對於人自身精神品格的欣賞，這是人與自然的本質和意蘊。在中國文人的眼中，「萬物都具有人格的意蘊，最高的美不在自然而是理想的人格，最高的美感就是對這種人格的體驗。<sup>22</sup>」被賈寶玉稱讚擁有「傾國傾城之貌」的林黛玉，秉絕代之姿容，具稀世之俊美，對於自然界中表象美麗、氣味芬芳，令人賞心悅目的花兒，無疑在欣賞之外，投射更多的自我生命的認同。然而，林黛玉聰穎靈慧的心思，在藉由落花抒發流洩情感的過程之中，亦清楚的意識人與物（花）之差別；一心一意愛花、惜花的林黛玉，守護了對象物的潔淨本質，不使嬌嫩的花兒被污淪、被踐踏，身爲護花人的林黛玉，卻不知道有誰能夠以同樣的心情珍惜、呵護自己，這是父母雙亡寄居賈府的林黛玉心中最不確定的

<sup>20</sup>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台北聯經出版事業，2002年），頁41-70。

<sup>21</sup> 周汝昌：《紅樓夢與中華文化》，（台北東大圖書，1989年），頁262-263。

<sup>22</sup> 潘世東、邱紫華：〈「天人合一」制約下的中國文學的自然語碼〉，（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第30卷第1期，2001年3月），頁49。

安全感。

第五回，賈寶玉遊太虛幻境時，看見薄命司的一幅對聯：「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爲誰妍？」正彷彿林黛玉的寫照。曹雪芹大量以花喻人、人花相映、花人交融的藝術描繪，使得大觀園眾女孩兒的形象分明個性突出，一個個閃爍著青春詩意的光輝，但如〈紅樓夢十二支曲·終身誤〉的一句：「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曹雪芹捨棄過去中國古典小說的團圓模式，嚴格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將這群素若春梅綻雪，潔若秋蕙披霜，靜若松生空谷，豔若霞映澄塘的女孩兒們，皆歸入「薄命司」中，春殘花落、紅顏老死，再鮮艷無比的花兒也會凋零，再嬌嫩貴氣的女孩終有年華老去，容貌不再的一日。

第二十八回，林黛玉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至次日又可巧遇見饞花之期，正是一腔無明正未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便將些殘花落瓣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己，哭了幾聲，便隨口念了幾句。賈寶玉來尋找林黛玉，在山坡上聽見有人吟誦，先不過點頭感歎，次後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之上，懷裏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賈寶玉的心裡亦有一番轉折：

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於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矣！——

賈寶玉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求悲感，此種心緒極爲符合寶玉一向以來的想法，與林黛玉對生命短暫的慨嘆是相同的。第五十八回，賈寶玉正要去瞧黛玉，從沁芳橋一帶堤上走來，只見柳垂金線，桃吐丹霞，山石之後，一株大杏樹，花已落，葉稠陰翠，上面已結了豆子大小的許多小杏。寶玉因此聯想，幾日不見，杏花已「綠葉成蔭子滿枝」，又想起邢岫煙已擇了夫婿一事，雖說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個好女兒，不過二年，便也要「綠葉成蔭子滿枝」了。此處的連結，更是以花喻人主觀投射的想法。賈寶玉更深一層的思索，再過幾日這杏樹子落枝空，再幾年岫煙也不免烏髮如銀，紅顏似縞了。寶玉因此不免傷心，只管對杏流淚嘆息。「只管對杏流淚嘆息」此句之下，己卯本脂評曰：

近之淫書滿紙傷春，究竟不知傷春原委。看他並不提傷春字樣，卻豔恨穠愁，香流滿紙矣。<sup>23</sup>

曹雪芹作品的偉大之處，即在於總是客觀的敘述事件的發生，讓人物按照自己的性格型態表現。脂批的幾句話，點出曹雪芹的書寫功力，以大自然景物的生

<sup>23</sup> (法)陳慶浩編著：《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增訂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年)，頁628。

命現象作為敘述主體，進而推於人身，對於賈寶玉心態的描繪與林黛玉的〈葬花詞〉相互輝映。賈寶玉和林黛玉對於流逝的青春分外有感，表面看來相似，細較之下卻有不同；林黛玉是對於自身生命的執著，並不僅僅沉溺於生命短促的悲哀，而是「側重於表現生命孤獨的痛苦<sup>24</sup>」，賈寶玉的滿腔心思均在他人身上，感嘆的是他最看重的女孩兒們的青春與生命，正當賈寶玉正悲歎時，忽有一個雀兒飛來，落於枝上亂啼。寶玉又發了呆性，心下想道：

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來過，今見無花空有子葉，故也亂啼。這聲韻必是啼哭之聲，可恨公冶長不在眼前，不能問他。但不知明年再發時，這個雀兒可還記得飛到這裏來與杏花一會不能？

賈寶玉心裡的獨白，將鳥擬人化的念頭，與林黛玉的「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的提問如出一轍，更深一層的思考，如今尚有人可記錄此事，一旦春殘花落，紅顏老死之日，又有何人記得此年、此春、此景、此花呢！《紅樓夢》描寫的是一個富貴之族、詩禮之家，由盛而衰的歷程，與家族命運相對照的是理想世界大觀園中的女兒們，無論主子或丫鬟，皆走上「千紅一哭」、「萬豔同悲」的紅顏薄命結局；林黛玉的〈葬花詞〉彷彿這些具有才色女子的讖語，令人可欣又可羨，可悲復可嘆，家破人亡的局面，應了〈紅樓十二支曲〉的尾聲：「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每讀一遍〈葬花詞〉，這優美而哀傷的詩句，便不能不為之動容。脂硯齋當年讀到此處，庚辰本曾有批語：

余讀葬花吟凡三閱，其淒楚感慨令人身世兩忘，舉筆再四不能加批。

〈葬花詞〉傳達的是一種人類普遍對於生命無常的悲嘆，動人之處在於它是一曲生命的哀歌，結合林黛玉的形象，是一個美麗而孤獨的生命的內心獨白。

#### 四、結論

自古以來，藝術家的作品證實他們致力將真理和美注入人們的心田，儘管他們終究告別塵世，遠離作品而去，藝術作品中顯映的真理和美，繼續保有強大的生命力，不斷發揮自有的內涵，昭示後人，並以其無窮開闊的精神，帶給世界一個瑰麗的想像空間。曹雪芹巧妙的象徵手法，多層次的使用「花」的意象，既點明林黛玉的個人特質，亦暗寓理想世界大觀園的眾女兒命運，推遠而論，則隱含了富貴家族走向衰落敗亡的悲慘結局。

<sup>24</sup> 朱偉明：〈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略論林黛玉的生命意識及其叛逆〉，（湖北大學學報，第26卷第3期，1999年5月），頁52。

曹雪芹在一開頭就表明自己的書是為普天下的女子同悲一哭，這說明《紅樓夢》的作者，確是懷著極大的悲哀來關懷婦女的命運，來為婦女同聲一哭的。<sup>25</sup> <葬花詞>寫出了花與人、景與情同樣面臨世代常改的大自然規律，強烈的生命意識使這首作品顯示了雋永深刻的內涵，儘管<葬花詞>的筆調十分流暢優美，依然掩蓋不住字字句句中透露出的哀婉嘆息聲。

1916年初，京劇大師梅蘭芳在北京吉祥戲院首演「黛玉葬花」，是梅蘭芳第一次排演紅樓戲，觀察趨之若鶩，座無虛席。<sup>26</sup> 梅蘭芳的精綻藝術將林黛玉傷感的心境做了完美的詮釋，委婉、舒緩的唱腔，表達出林黛玉見景生情，惜花自嘆的幽怨情思，劇終以兩句搖板：「病懨懨淚漣漣閒愁難遣，奈何天傷懷日哭損芳年」作為結束，為現代讀者留下一幅生動、形象化的淒美「葬花圖」。這也說明，林黛玉獨特的人物個性與「葬花詞」的緊密結合，使得這首詩的藝術形態更加突出，美學意涵相對的提高，詩與人的藝術魅力相得益彰，是《紅樓夢》中的傑作。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up>25</sup> 馮其庸：《論紅樓夢思想》，（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116。

<sup>26</sup> 馬鐵漢：〈梅蘭芳與《黛玉葬花》〉，（紅樓夢學刊，2002年第四輯），頁346。

## 主要徵引書目

### 一、專書

- 《八家批評紅樓夢》 曹雪芹著，馮其庸纂校訂定 北京文化藝術，1991年。  
《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增訂本》（法）陳慶浩編著 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1987年。  
《述異記》（梁）任昉 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台北藝文印書館，1968年。  
《李清照集校註》（宋）李清照著 王仲聞校註 北京人民文學，1999年。  
《牡丹亭》（明）湯顯祖 台北西南書局，1990年。  
《小說結構美學》 金健人 台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  
《紅樓夢與中華文化》 周汝昌 台北東大圖書，1989年。  
《人的潛能和價值》 馬斯洛、弗洛姆等著，孫大川審譯 台北結構群文化事業  
，1990年。  
《悲劇的誕生——尼采美學論文選》（德）尼采著 周國平譯 北京三聯書店  
，1996年。  
《紅樓夢詩詞新賞》 賀新輝主編，金啓華等著 台北地球出版社，2000年。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余英時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2002年。  
《論紅樓夢思想》 馮其庸 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 二、期刊論文

- 楊立群：〈寧可抱香枝上老，不隨黃葉舞秋風——菊花的審美內涵探折〉 許  
昌師專學報社科版，1998年第1期。  
朱偉明：〈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略論林黛玉的生命意識及其  
叛逆〉 湖北大學學報第26卷第3期，1999年5月。  
潘世東、邱紫華：〈「天人合一」制約下的中國文學的自然語碼〉 陝西師範  
大學學報哲社版第30卷第1期，2001年3月。  
馬鐵漢：〈梅蘭芳與《黛玉葬花》〉 紅樓夢學刊，2002年第四輯。  
張晶：〈審美的現代意義〉 福建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3期，總第13期，  
2002年7月。  
董曄：〈20世紀林黛玉研究綜述〉 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社版第22卷總84  
期，2003年第2期。  
蔡美麗：〈中國古典生活世界之多重架構——《紅樓夢》之現象學式解讀〉 當  
代月刊第198期，2004年2月。